

大明太祖高

皇帝

聖訓

卷一

朕本寒微遭胡運之天更值羣雄之並起不得自安於鄉里遂從軍而保命幾喪其身而免於是乎受制不數年脫他人之所制獲帥諸雄固守江左十有三年而即帝位奉天以代元統育黔黎自即位以來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晝遑遑慮窮蒼之切鑒於是問道諸人人皆我見未達先賢一日試覽羣書檢閱有道德經一冊因便但觀見數章中盡皆明理其文淺而意奧莫知可通罷觀之後旬日又獲他卷注論下同再尋較之所注者人各異見因有如是朕悲視之用神盤桓其書久之以一己之見似乎頗識意欲試注以遺方來恐今後人笑於是弗果又久之見本經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而懼之當是時天下初定民頑吏弊雖朝有十人而棄市暮有百人而仍爲之如此者豈不應經之所云朕乃罷極刑而因役之不逾年而朕心減恐復以斯經細觀其文之行用若濃雲靄羣山之疊嶂外虛而內實貌態彷彿其境又不然架空谷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以秀奇奉使昔有鬼魅倏態成於幽壑若不知其意如入混沌鴻濛之中方乃少知微旨則又若皓月之沉澄淵鏡中之觀實象雖形體之如然探親不可得而捫撫况本經云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以此思之豈不明鏡水月者乎朕在中宵而深慮明鏡水月形體雖如却乃虛而不實非着象於他處安有影耶故仰天則水月象明棄鏡捫身則知已象之不虛是謂物外求真故能探其一二之旨微遂於洪武七年冬十二月甲午著筆強爲之辯論未知後世果契高人之志歟朕雖菲材惟知斯經乃萬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師臣民之極寶非金丹之術也故悉朕之丹衷盡其智應意利後人是特注耳是月甲辰書成因爲之序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上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至於行道者當行過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道猶路也凡人律身行事心無他欲執此而行之心

卽路也路卽心也能執而不改非常道也
道可道指此可道言者蓋謂過人之大道
道既成名永矣卽非常之名可行焉可習
焉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道之幽微靜無名而動有益卽無極而太
極是也且如吾爲天下君善政之機日存
於心而未發孰知何名纔施行則有賞罰
焉不但君心有賞罰賢人君子有志則皆
能利濟萬物所以無名天地之始卽君子
仁心畜之於衷發而濟萬物則有名矣豈
不萬物之母云

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無欲觀其妙謂道既行而不求他譽以已
誠察於真理故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又常
有欲以觀其微非他欲也乃欲善事之周
備耳慮恐不備而又欲之非聲色財利之
所欲微言邊際也

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

爲前文奇甚故特又讚之

右第一章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
斯不善已

國王及臣庶有能行道者篤能行斯大道
勿於道上加道焉善上更加善焉凡以巧
上此二事者美則美矣不過一時而已又
非常道也故美盡而惡來善窮而不善至
矣若治天下者務使百姓安不知君德之
何如卽古野老云帝力於我何有哉

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
音聲相和前後相隨

不過復前之文故有比假之說言既有即
生無既難即生易既有長即生短既有高
而必生下既有音聲諧和內音必高低者
相挾

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聖人篤其已成之大道已再不他爲曰無
爲以不言之教云不欲使民暴稱揚耳故
下文萬物作而不辭是生長萬物不言其

能也

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言聖人利濟萬物不自矜也長養萬物而不專自用也功成而不居乃成而不自主也今有所爲不去是謂不棄也

右第二章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草廬已注盡矣吾再益之老子之意深焉

三

夫尚賢之國病多貴難得之物民患盜矣夫多病者比國有淳良之臣天下措安君尤尚賢人詐賢可習矣既能倣之若他日親近則淳良之臣非禍則去之若老子云不見可欲使民不亂大槩使民不知賢貴不知貨財之難得天下安

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

是以聖人常自清薄不豐其身使民富乃實腹也民富則國之大本固矣然更不恃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民富而國壯他生事焉是爲實腹弱志強骨也

常使民無知無欲

使民無知無欲即前文不尚賢不貴難得之物致民不見而不貪是也

使夫知者不敢爲也

既知國之不尚雖知可慕亦不敢爲是也

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諸事先有勤勞而合理儘爲之矣既已措安乃無爲矣

四

右第三章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道之理幽微而深長用之則無盡息之則

無形若或驟盡用之尤爲不當是謂道沖

而用之或不盈且淵兮萬物之宗言君子

若履則當徐之

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

吾已之英明若快利而且尖當去其尖如

已之擾亂於心當去其擾亂之心澄之以

清淨已之心若晃耀之明則歛之且同時

畜英明於衷朗然而存焉其挫銳解紛和
光同塵蓋老子戒人請事勿過甚故存德
以施仁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歎問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內
有象帝二字或難看注依草廬以言天象
天之主宰而帝但如此而云

右第四章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
爲芻狗

此教人行事務用常道不欲使暴惜物而
暴棄物也所謂芻狗乃古祈禱之時以草
爲狗而用之畢則棄矣若人君治則治矣
治後如芻狗可乎若天地交合以成四時
成則成矣既成之後再不調四時可乎故
天能成天地者以四時常經萬古不息無
怠未嘗時刻不運用也所以能長久人君
措天下若能體天之常造則治民非芻狗
矣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聖人之心無不虛而無不實無不惜而無
不棄所以惜者常常惜之所以棄者常常
棄之是不棄而棄不惜而惜故民樂自然
矣特以鑄冶風匣比之視之則虛而無物
動則其風源源歛而視之似乎無物也未
嘗不有也大槩言風機無時不有聖人治
道之心亦無時不專故以橐籥云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人之浩氣乃神神即氣也人之軀中有心
心中有寶乎竅爲谷以氣爲神氣若常存
即谷神不死谷神不死遂得長生此以君
之身爲天下國家萬姓以君之神氣爲國
王王有道不死萬姓咸安又以身爲天地
其氣不妄爲常存於中是謂天地根若有
所養則綿綿不絕常存理用則不乏矣

右第五章

天地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
生故能長久

天地不自生者人本不知天地自生不生

但見風雨霜露益於世人亘古至今不息
未見天有自生者故設詞以訓後人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
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後其身者儉素絕奢身先者勞心身而用
治道也有志於濟人利物外其身者以其
不豐美其身使不自安而身存乃先苦而
後樂也非以其無私所以爲此而成其己
道也非私者何

右第六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
惡故幾於道

此老子導人行道養性修德行仁利人濟
物者如是蓋水之性無所不潤無所不益
故善人效之卑而不昂用而有益則道矣
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
能動善時

人能訪有德之人相爲成全德行以善人
多處則居之其心善行廣矣若與善人論
信行則政事無有不治者故善治既知治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之明凡百諸事皆善能爲造及其動也
必合乎時宜前心善淵者以其積善多而
行無竭也若淵泉之狀

夫惟不爭故無尤

謂能其事矣而已之不可太過也

右第七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此如人將碗水而行若滿而行則溢若中
而行則得且不溢而不費所以盈而行則
費且得少故亦以揣而銳之以比言不可

保云物與志皆不可太甚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世之有富貴者每每不能保者何蓋爲因
富貴而放肆高傲矜誇不已致生他事有
累身名是自遺其咎莫之能保也故又以
功成名遂身退以戒之功謂功大也遂謂
遂其志意已身退謂當謙而勿再尚之非
退去也

右第八章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載謂以身爲車以心爲纂以神言魂總而
云之身魂二物也故託以載營魄之說爲
文之妙以老子之理言之則神魂爲魄之
主宰人能以魂不離於魄則人健矣若使
魂常在身不妄遊是爲專氣既不妄遊亦
無暗地私欲卽是滌除玄覽私欲既無混
然矣此所以嬰兒其疵焉能有之

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疵乎明

白四達能無知乎

君子之持身行事國王治國以陳網紀豈
無知而無爲在動以時而舉必善以心言
之則世間美惡無不周知在乎去其惡而
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國王可以利濟
萬物卽愛民治國者也則不使神副而爲
雄以此行之是爲雌矣故老子託鼻息爲
天門假氣神主軀之說人若妄爲勞筋骨
而致氣盡暴是爲雄調停氣血以均是爲
雌使身安則神久也若身不安則神亡有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日矣如治國者君爲民之主君乃時或妄
爲則民禍矣民疲則國亡信哉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與民休息使積蓄之是謂生之畜之君不
輕取是謂不有天下措安君不自逞其能
是謂不恃生齒之繁君不專長百職以理
之是謂不宰而不宰奇妙道理稱爲玄德

右第九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三十輻共一轂是古時造車之法每一輪
以三十輻攢一轂方成一輪所以號曰三
十輻共一轂此是一輪也係是備用副輪
言有車之家有此是爲便利當正車頽壞
無輪之時則以此輪爲用卽是有車之用
埏埴以爲器埏埴膠粘之泥作器係是瓦
器有器之家恐正器有所損壞故先置以
爲備儻正器敝則以此器代之此所以有

器之用鑿戶牖之說言有房之家門扇窓
扇當造房之時已嘗足備其有房之家慮
恐久有損壞故特置餘以備之所以經云
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蓋聖人教人務
要諸事必欲表裏如法事不傾覆人王臣
庶可不體之

右第十章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
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
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卷五

此專戒好貪欲絕遊翫美聲色貴貨財者
此文非深卽是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酗酒
嗜音峻宇雕牆是也腹喻民也所以實其
腹者五色五音五味田獵貨財皆欲使民
有樂之君不取而君有之卽捨彼而取此
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之道是也
妙哉

右第十一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辱爲下得
之若驚失之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
貴以身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爲天
下乃可以託天下

人君能以身爲天下慮天下恐有大患若
身有苦疾則天下安矣不能以此者天下
危亡故所以寵辱若驚故小人不欲得之
職得之則自驚且喜然得已既久富貴盈
身却乃止知榮身其貴却莫知所保其身
有疾便能如醫能防貴之患若防已之疾
則保矣不能如是失之又驚若人君肯以
身爲天下以百姓之身爲身則帝王之身
宇內可獨行而無憂若以身爲身天下爲
天下雖萬千之甲士從之猶恐不禦也是
故帝王愛天下如愛己身獲昌

右第十二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
言理道之幽微如是也所謂視之不見言
道聽之不聞言理搏之不得言氣曰夷曰
希曰微言平淡無見也此三者不可詰言

三物無形而有形有象而無象是難說也
混而爲一乃專其氣精其神也

其上不斲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

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其道其理甚不彰彰甚不昏昏若言無則

出而升升焉事行矣其機無名若斂寡然

若知所之或又有象而無象有形而無形

蓋謂人心與道心至微非君子難守

故惚恍也惚恍不定而速疾也

馳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理道之混然即視不見聽不聞是也人能

執古大理道行今之時即今之有也人之

道理即天性也所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修道之謂教一然此謂道紀

右第十三章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

可識故強爲之容

君子所秉者得天地至精之氣乃神慧而

不妄爲使其動則諸事有理焉使其靜則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靈神於心人莫知其所爲如何故深妙難

通老子設詞假似傍人獨立名色以現視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

渙兮若水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

渾兮其若濁

指前君子之人懷仁堅志人輕不可得而

知彼之機故設七探之意使欲知彼之機

尤甚難知蓋欲使後人修道堅如是也又

猶豫二獸各于其中又以整然之貌見

之加以怠慢之情合之添渾渾然混之亦

聲勢以動之侮以諠譁窺之凡如此者有

七終不得其真情是以賢人君子之誠難

動其小人之心安能如是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

言有如此之能人誰能見彼昏而使醒君

子以動何人使彼靜之君子以濁何人使

彼澄之以清言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動之

君子之意未發孰能以計使之漸萌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蓋教人持身保道止是不欲太過耳故

所敝不新成所以敝不新成者不盈不壞是也不新成者既不壞安有新成就者故保此道者如是甚不難哉

右第十四章

致虛極守靜篤

信致虛極無他乃去妄想私欲以盡耳守靜篤使堅守其寡欲之心篤志誠也實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君子之學道也體天地而行四時之常經是故處心虛極以守靜篤其心以觀循環者效法天地也所以云萬物並作然後觀復命者以其有始有終未常紊也君子之守道行仁循四時而序之則道矣所以復命者物生而長長而成成而歛歛則復命矣比明年復如之所以云常人能知常則道明矣若或不知常不知序妄為則凶矣所以知常者容知謂知常道也容謂悅貌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也天下既悅乃公若能執此公道而行之則君天下也善能君天下者道也既守其道王無不善終者故不殆

右第十五章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上等君子道布天下人莫知其功而有功矣此太上也中等之人道未行時欲人矜其己能是謂譽之下等之人以力服人將不服焉是謂侮之此是古今明驗尚有不信者故云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即此是也

結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言君子之用事也事成不欲使人揚其己能故事遂若揚能者必巧其事將不久必累成功矣但人不言好而又不言否則事平而且穩雖不言久日百姓將必美之豈不自然故自然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

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此仁義智慧大僞孝子忠臣吾觀老子云妙哉云何蓋此等忠臣孝子智慧者始自成湯及周父子時以及秦漢至今疊出此等猶甚不多故老子所言無他必欲有大道耳所以大道何昔三皇五帝堯舜者當是時大道行焉六親和民無不孝君天下者爲民而讓位忠臣安用賢臣在位王者朴質奇巧何施大道廢自禹不讓之後成湯放武王伐所以有無仁義而顯仁義有愚昧者顯智慧有不孝者顯孝子老子戒人絕仁棄義絕聖棄智絕巧棄利以此三絕示後人使朝無爭位卽君臣安矣若以常人言去此仁義孝慈聖智巧利却乃天下安豈不言未之有也所以老子自云三者文不足言人必不識其意也故再有所屬今人務尚儉而淳實少私寡欲是爲之屬也

右第十六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絕學無憂

整世務以充吾腹所以絕學無憂妙哉嘗聞孔子無常師蓋世人之學未嘗能備其世事者志士不過知世事之三五而已惟世間之諸善世之賢愚者雖多少之不同皆能有之常人不能備習惟太上者獨能取諸人之善爲己之善故爲非常道非常名智云太上非道家之虛言此云最上之人言人不可與齊肩是也又孔子無常師以其博學也博之既盡其世事朗然矣所以云四十而不惑乃絕學無憂是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世人愚而不學故設唯阿之詞以戒之相去幾何言此二字卽是應聲而已於此應聲之間不能分別是非致人言惡豈學者之所爲其善之與惡爲文不過表前文之深意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老子所以非常人者爲此且世人間有可畏之事人皆知有畏者然猶不甚荒亂至

其極也乃甚荒其荒無解也所以老子聞
有此而事未極先荒極故能不荒而不畏
也草廬云夫猶盡也

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泊兮其未
兆如嬰兒之未孩

此所以老子高出世人者爲此及其習道
也如是至於他人奢華者老子却乃不如
是爲何蓋謂學道與物樂不同也所以不
同者道乃無形之理善用無乏焉故盈之
而弗厭其遊賞宴樂乃用物而驕盈也既
盈而有虧以蕩志而用物過也是以老子
懷素而守常非如嬰兒之無知未兆非心
不知此之爲樂蓋持道而不妄爲以守天
經地式也

衆衆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
愚人之心也哉沈沈兮俗人昭昭我獨昏昏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漂乎其若海騖兮若無
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
而貴食母

衆衆若無所歸云如衆衆之貌非無所歸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右第十七章

言樂自然耳言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言
衆皆樂獨不遇其中似乎有失於歡若無
物之狀非也乃守道也所以云我豈愚人
之心也哉沈沈乎昏昏之狀以其忘機也
如昭昭察察其常人之所爲昏昏悶悶乃
守道之如是豈昏昏而悶悶云漂兮其若
海騖兮若無所止此非游非騖言其守道
如是人莫知其所之海騖也騖蕩驪也長
風又云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有以云
人皆如是頑似鄙俗癡薄也非示此爲衆
如是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養也哺也
此二字無他修道之堅也

孔德之容惟道之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恍
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窈兮
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
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
哉以此

孔德之容者言大德之貌若行道者能踵
斯以爲式可不非常道也且道德之爲物

聽視皆不見忽有之故下惟恍惟惚恐學者之難窮而忘之云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其又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慮人指爲真虛而不實特云有象使知道德之理無不實也亦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有精者然也精英華也使夫守此而不改則信同天地則其中精甚更有信焉有信者何亘古至今其道未嘗有損所以言其名不去是爲不朽以閱衆甫去言道常存而萬物勝所言觀物也甫者美麗也又何以觀衆甫之

卷一

然哉云道不失信常經以四時源源不絕生物之繁以爲必然故所以教人守此道行以誠者如影隨身如響疾應是也

右第十八章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此教人持身行事勿過學道修誠以分真偽所以曲枉窪敝少喻勿太過惟多則惑正爲學者雖能廣覽而不分真偽何如絕學也真偽不分則偽有禍焉偽累善焉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以唯阿是也故云相去幾何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擇善去惡而爲之道諸善一而諸惡廢故爲天下式豈不去多惑也非常道由此而出焉

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也

此四自字之設文不過明前曲枉窪敝少多六字之機也但前通則後亦然矣縱使

卷一

盡如不過泛文耳

右第十九章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此云小人之傲行道者如是且政事方施於心早望稱頌故謂希言希言者希望人言好也又自然者復以非常道戒之故董仲舒有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所以自然義既正道既明他日自然乎此自然者戒也道者非非常之人安能

如是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設意以喻孰爲此者天地乃曰誰云天地之勢不能終朝而風雨驟歟此所以不知道者故又云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所以言者比布言若驟風雨之狀縱有也不能久故此云

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

人能專其志務於道大者未嘗不非常道有志布德未嘗不有大德若用邪心姦詭未嘗不由姦詭而失身所以下文有三同焉復明此理者何譬如人之在世願作何等必得何等未應卽是好此而此驗喜彼而彼來必然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好此而得此好彼而得彼既云如此又有且信且不信者猶豫甚有全不信者卽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故下文又云跛者不立踣者不行亦再此也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跛者不立踣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德者不處也

跛踣者亦比也且跛短足之人一足不能立也踣乃踞也又跳也又如踣踣未遑鞍也如此者皆不行而不立由人所好者孰爲其四自字之說有何難見也不過使人毋得張聲勢耳我儘作爲惟取自然而已餘食贅行亦誇也爾旣自誇人誰不笑所以君子不取爲此也

右第二十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窅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體爲之名曰大

以先天地無極之氣理言之以比君子仁德之心未施之意井井於心窅兮寥兮獨立而不改以其凝而不妄動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不殆云時時省悟其道不致有亡既不亡安得不利濟萬物若以此道利濟萬物豈不爲母哉雖云體爲之名

即太極之道也故曰大

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

大曰逝所以逝者謂道成而給於物也物得而道仍歸於我豈不反也遠謂流行也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謂天地同造化王者法天地執此道居雨間若比天地王豈眇然一人而已何居四大之中一大蓋其道理之鴻濛王乃持之故云大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此四法字不過明四大也是謂相繼而持大道焉所以人法地者君天下當體地之四序交泰以爲常經而施政地法天者聽風雨霜露以生實收斂物焉天法道者以無極之氣自然徐成之也道法自然者和氣冲而物不敝是也故能自然

右第二十一章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持身之道如是凡君子舉事必先以身爲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重然後度所行之事可全身立名者方乃施之所以下重靜輕躁四字乃云不欲胡爲輕發亦不許猶豫也

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終日行者行道心也不離輜重者以此輜重比身也其道理者人心也心乃神鬼所棲之處若神龜而妄慮妄爲使不守其心而縱其所欲是爲離輜重也譬如帥師遠行而入敵境豈有棄其軍糧而先行焉先行則失根所以君子持身若是

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言守身之道甚堅如是且吾有微寶貴持行途間或曰他處有美觀者欲與吾同往觀之此所謂榮觀君子但知守己之微寶耳持心以靜不欲他美者故燕處超然是也

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言固有發之矣昔周穆王乘八駿而遊是也豈不萬乘之主以身輕天下輕乃前

朝涉之脰剖賢人之心何止乎躁其不仁甚也故所以失君不但天下失君其紂亡其身矣

右第二十二章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闢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君子之道行人不能知以其無誇己之言其又不自矜既不自矜何有妄言妄言既無安有瑕謫吾心終日守之以理道小人將欲窺侮之其未既非理道安得不爲我

四〇

所制其爲計乎籌乎吾有天下而守在四夷民安物阜君臣同心軍民遂其生而同其志吾雖無關鍵繩約而結者孰能善可開而善可解所以善閉善結者皆譬言道養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爲吾閉而爲吾結矣解之手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

聖人之心無善無不善善者何謂道常善被於人物者以其常道而常也所以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無善者其非理之人物自不善也所云無善人物者聖人未嘗有心棄之奈何人物自棄焉所以不棄而常救者常道也若能從斯道者是謂不棄也襲明者聖人因此而終古今承其明耳故曰襲明

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

善救人者不爲人師乃能使人爲善君子之所在心善淵身安乎蕩蕩然與相處者其有學乎故不善人師而人善也所以無轍迹是也汝知資乎

四〇

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遠是謂要妙不教人而習我是謂不貴其師不與人之物而人得我之道是謂不愛其資如此者似乎無知乃有機是謂要妙

右第二十三章

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

白乃光明也將甚必有虧故先守其黑黑乃明之先兆是以存其光而不欲盡也如此者君子可爲式但能用此者常常有德

之士於心不忒既不忒當去其私欲合精
神爲一以存乎其中如先天地之理氣然
卽無極是也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竊爲天下竊常德不
離復歸於嬰兒

此務教人不尚強而尚柔乃云雌雄也如
此者當以吾腹爲天下長江大河所以長
江大河能容百川之波濤故欲君子以心
比之則常有大大德大德既有不可矜誇復
若小兒無知之貌又非真無知之貌不過
使心不妄爲耳故小兒不能妄爲曰嬰兒
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
足復歸於樸

既富而恐有所辱守之以嚴則不辱矣如
此者可爲天下谷谷乃大山深遠低處是
也既若大谷大谷比心胸腹也又云若能
如是則常常爲之德既有如許大德而不
誇當以心爲淳朴

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
割

朴散而爲器則聖人用之朴道未行也散
而爲器道布也聖人用之則爲官長非官
長也云人主是也淳於此而畜於中散而
爲道周行張則朴而混一雖云散未嘗曾
散所以云不割是也

右第二十四章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
器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此老子自歎之辭朕於斯經乃知老子大
道爲老子云吾將取天下而將行又且不

行云何蓋天下國家神器也神器者何上
天后土主之者國家也所以不敢取乃曰
我見謀人之國未嘗不敗然此見主者尚
有敗者所以天命也老子云若吾爲之惟
天命歸而不得已吾方爲之

凡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
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行隨行乃先隨乃後先爲不謀後爲能第
又或响或吹响徐徐出氣也吹乃急出也
所言急則乏疾徐則有餘如強羸二字強

勝羸弱其強必有衰喪羸必壯載勝之比
蓋以有載將有不載有衆必又將興故所
以戒人甚勿違天命而妄爲是去甚奢泰
之云耳

右第二十五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
朕觀老子之爲聖人也亘古今而無變夫
何故以其陰陽大焉夫爲人臣者不務以
道佐人主乃務尚兵強喪人主也當可發
兵而猶豫致君不發亦亡君也云其事好
還者乃非理之爲神天不許也若有此無
故損傷物命非身卽子孫報之理有不可
免者

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此又喻君臣焉謂凶年者何蓋爲凡國家
用兵或轉輸邊境轉輸則民疲用乏是有
凶年或境內相爭言境內相爭農廢耕植
田野荒蕪所以荆棘生焉皆乏用是爲凶
年

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疆果而勿矜果而勿

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謂果而勿疆
此專復喻君臣若遇卒急與可爲當疾使
爲之爲之而既勝勿許聲張卽勿矜是也
疆謂勿愈尚兵也其勿伐勿驕皆誇大也
果而不得已爲沒奈何而爲之是謂果
而勿疆此云爲我不得已而爲而爲豈我
疆哉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再喻用兵若過是謂老早已是謂既老
必不久也大槩不可每每無故尚兵疆也

夫佳兵者不祥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謂用兵得勝而歸常常誇之以爲能用兵
也縱言能用是謂不祥物或惡之言兵行
處所非損命則諸物不無被廢物者何錢
糧兵甲旗仗舍宇津渡舟車及馬無有不
損者故物或惡之爲此其上善度之不處
是也

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

此言兵凶事也左乃生氣之方故君子居
左以其生氣也右乃屬金主殺伐故用

兵居右是也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

兵本是凶器沒奈何而用之是以君子不得已而用之縱使大勝不過處以尋常所以尋常者卽恬淡也是謂勝不美

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若人誇善用兵者是謂善殺人也如此等不可式天下也

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主之古所以慎人命者幽哉蓋爲不欲使凶事尚吉重人命也

右第二十六章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

道無名言仁心大德是也朴淳然於心似乎微孰敢以爲小朴真道理也不敢臣卽不敢小也若王主之萬物將自賓自賓是

人物來臣貢也侯庶能守將名同天地可賢也予以侯王並稱侯乃過矣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

言道之功理之妙如是言甘露降人莫之令卽不知誰人使今如是均乃和氣自然而然

始制有名

德之造化如許名乃云甘露是其名也卽前無名有名之說所以有名無名道理未施則無名既施着物以物爲名是謂有名

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謂其名因物而有之乃當止之何故蓋謂令君子措事既成勿再加巧加巧則復敵不加巧是謂知止既能知了足可以不危卽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道在君子之胸中能堅持不怠則如長江大河之水一般世間之雲雨興作百川泛溢本海爲源何以見之海太陰所集陰昇騰而雲雨作如道之行既行則溢江河既

溢江河復朝宗於海乃道之體用也

右第二十七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能知人者有智能知自己何如是爲小善
能善勝人者雖不用力是謂有力自勝者
是爲強強然如此此數事皆能知足爲富
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吾有已物守之而不貪於我物甚堅故得
富富又強行者言君子終日應道不息是
爲有志既有志事將必成焉

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不失其所者久謂此數事能常常守之行
之將名垂萬古而不朽是謂死而不亡者
壽孰不知釋氏云不生不滅卽此是也然
猶恐人愚迷特言虛無此云實行大道得
如是

右第二十八章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

言大道大也其理鴻濛安可左右
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而不居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之恩世間萬物憑此而發生既生萬物
道何言哉言君子行道務不誇爲上所以
不誇卽不辭所謂不辭卽事業成而不任
己之能是也

衣被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矣
道如厚繡之衣被被者蓋覆人物也若言
可名道之德不欲使人名之故止小也卽
可名於小矣

萬物歸焉而不知主可名於大矣

大道既施萬物各得其所吾不言能而後

萬物歸於我者可爲大卽可名於大矣

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以其不自大故能成
其大

聖人善能利濟萬物又不自誇其功是謂
能成其大因本身不以爲大所以成大乃
不成而成者矣

右第二十九章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

執大象者卽道理本體也又王者大位而
大名政事是也又王位民之大寶持之以

常而不妄則天下歸焉歸者從也即天下
往既衆庶之服歸加撫以勞之則天下安
和即安平泰

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
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君能撫養有方雖有叛者亦復賢也過言
去止言復性其謂道無形無影口說時無
驗亦無滋味看又不見耳聽之又無聲愚
人將謂無有上善用之終古不乏是謂不
可既

右第三十章

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彊之將
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
微明乘勝則弱勝彊魚不可既於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

示淺而機秘智者能之絕註

右第三十一章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
道治天下尊其志而守之所守在心所爲
居衷無形無影乃道常有即是無爲無不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爲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大仁大德常行而不改久則天下順從守
常而行之自化言民必從是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
亦將不欲

王道布宇內民從而國風淳久之民富人
將奢侈是以鎮之謂爲王者身先儉之以
使上行下效不致縱欲是也

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王者身行之餘者不待化而自化必然

右第三十二章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卷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

卷二

三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
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
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
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
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大德周給萬物不自矜聽其自然所以有

四

德即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謂
德小而量薄張其自己之能反爲無德即
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因其措事
已定別無可爲亦不尚巧即是無以爲下
德爲之而有以爲以其尚巧也即有以爲
將爲德壞也其上仁上義上禮與夫四失
及處厚薄而居實華此皆老子言世道盛
衰大道不立故也何謂之大道昔三皇五
帝大道焉如帝堯與舜舜與禹官制不更
禮樂有序明君賢臣天下安和大道歟盛

歟何謂衰桀紂非君以天下美身政務消
而邪事長正聲去而謗聲生是謂大道德
行仁義禮樂廢此數事當三皇五帝在位
天下淳朴無顯也此所以呼爲大道自桀
紂靡其道致成湯放武王伐此臣乎義乎
桀紂失唐虞之德而有如是此盛耶衰耶
然盛衰由此而見仁義忠信自此而顯安
得不謂之衰焉非世之善美也乃不美也
故本經前云絕仁棄義之說不欲見此而
已但欲三皇五帝之仁義耳豈老子之過
歟

五

右第三十三章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
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
一以爲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昔之得一者即無極之初氣也初氣者大
道理是也以此氣而成天地故天地得一
以清寧神乃乾坤之主宰至精之氣聚則
爲神變則無形而有形是謂得一以靈谷
者兩間人世也天地在其中而爲谷和氣

盈於兩間萬物生以其多之故是謂盈也
萬物各得合應之氣至精者方萌謂之得
一以生王臣乘此天地之精英而不偶大
道行焉是謂天下真此云蓋謂教人務守
大道不妄乃君乃臣乃士乃民可為惕然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為真而貴高將恐震

若天失此之氣理將有裂壤地失此將有
震動墜陷神失此將有不靈谷失此人世

將無物世間萬物失此將不生而有滅王

臣失此將無道而國亡士君子失此將傾

覆專責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故至譽無
譽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

為仁人君子者務尚謙卑為吉所以又云
王稱孤寡不穀此三字俗呼皆微小無德
之名王臣乃稱之言其不自高也小人謗
已可乎所以俗云言吾愚者是吾師言吾

善者是吾賊故下至譽無譽不欲碌碌如
玉珞珞如石此二說皆諂諛之稱君子當
守道而不改尤有稱之何小人好之甚入
惡地也

右第三十四章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足笑不足以為道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質直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
象無形

道行則被萬物物足用而道歸我反也其
動字既歸又將動也王臣君子持身守道
未嘗時刻有忘寧者所以能成王臣君子
者為此道之用如是世間萬物既有生即
有滅理道自然天地之網紀也所謂生於
有有生於無是也所以古聖人終世而行
道日夕而持之不敢有慢中等之人或行
或不行或行者聞人稱之則又行之或不

行謂道隱功遠之故是云若存若亡下等之人不但不行相與言通早發笑焉又有不審而不答焉或有言不可行道者君子與小人論道小人若迷途者與行道難甚若退與之平道由梭行類緯不抽又云谷辱不足偷渝無隅脫或希聲無形數事即前云善行無輒迹是也守謙亦然

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馬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饒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嗚呼老子聖哉何明道之極也且云道隱無名誠然道本先天地之氣人何見而不見如善貸且成當哉失道之理無所不益萬物賴此而生豈不借資與人物焉復云理道之幽微又如足說道乃先天地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氣以清升而爲天濁沉墜而爲地是爲一生二天地乃曰二儀與先天地一氣並作是三二儀既立四象昭昭曰日月星辰是也因有風雨霜露四時成序萬物生焉又負陰而抱陽物盛而歸源屬陰歸源而復出是爲抱陽陽本剛以陰貫之則陰陽和此謂自一以生二自二以生三自三乃生萬物以陰趨陽之道皆以卑以就能成也君子之習道如是乎更喻以上古國王所稱孤寡不教此三字人人以爲不真之字

王者乃取名之是謂謙也又以盛衰以比損益云常道也以三教字言前二教字言可教者後一教字云不得其死者此是謂不教之徒有此老子云吾教父何父道理之本源度之耳非父親之父言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無有者何言道體至柔至堅無間者何金石之類惟陰陽能透知無爲之有益焉此是也謂其柔軟不着形迹耳道也子教不言之教尤甚精不言者

道理不言而物化教歟言歟故所以無爲之益無爲之益是不作爲而有益非不作爲大理無時而不運言君子欲指安無時不務道雖不言意已成矣發則中節如四序之交時至而應物也此道非大人君子雖多言不可教故希及之

右第三十五章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噫深哉意奧愚人將以爲老子不貴天爵乎非也其戒禁貪婪之徒特以甚多二字承其上文又以二知字收之再以長久示之吾故比云且國之大職王之下冢宰之官極位若非天命棄其此而愛王位可乎六卿非君命而護居相位可乎以次序校之諸職事皆然言孰親孰多孰病君子之親日親於道多多於道小人之病病不務學道貪非理之名多藏貨物其非理之名易奪貨藏多而必恃故辱亡君子守有命

之名藏合得之物是謂知足不辱知止不危可以長久云永不壞也

右第三十六章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此云守道如守大器謂吾有大瓊盃常恐有失有壞是故不壞即不敝大盈言吾有諸物盛多守之似乎少必不過用是謂其用不窮其有直屈巧拙辯訥皆謙憂是也此謙本有三吾止以一直比之餘皆同焉謂吾心地本平生直實又常常檢點日行事務及所躁用處莫不又有非仁人君子乎本經如此而已謂君子持身守道堅如是躁本奮動之貌內帶然熱之勢因此可以強寒即躁勝寒靜不動之貌靜中含涼之勢因此可以勝熱此云無他大槩喻君子守道行道當審而果決勿躁而勿豫也清靜爲天下正此言理道之守甚嚴謂君天下者既措安之後當堅守其定規勿妄

焉妄焉或改前人之理道是也改則龍不改則天下平是謂正

右第三十七章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

明君賢臣在位立綱陳紀夷來蠻貊賓天下無爭是謂有道慎戰之馬駕車以載糞壯士化兵爲農器即却走馬以糞車若君不守道而行邪道雖收牧學生之馬不

得生於學生處所必生於戰場敵國郊境即是戎馬生於郊此有之乎有之何以見君好非仁之勇而尚疆及非理慕他人之寶則戎馬生焉於斯之時罪之大禍之深安能釋也哉昔失守道不本仁也因不足而致是人君若能知足則天下國家不乏用矣何他求焉

右第三十八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

而成

不出戶知天下以其運慮備安不妄危不窺戶牖見天道以其以心行天心之事不待倚聽而有也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以其神不定而視聽亂也又云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者謂運慮備思及萬物即至不見其物能知其名所以哲所以能成者思既施而物自化也書不云乎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人之心其爲道也異乎

右第三十九章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措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聖人有志學道道乃日積日積日益也久日道備將欲作爲其道聖人慮恐道行未穩以此宵衣旰食苦心焦思致使神疲心倦即是損之又損然後道布天下被及萬物民安物阜天下真是以聖人無爲又無爲而無不爲矣豈不先苦而後樂乎昔聖

人君天下務繼前王之法以爲式不改而行之不恃富而不恃勇聖人不言暴取也人天下言人君能安已平天下即是善取天下是也謂常以無事故也如不能安天下者諸事擅興民疲之用盜賊蜂起豪傑生焉時乃整兵欲平之可乎未必也此所以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是也

右第四十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得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歎歎焉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書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當哉孰不謂老子於斯道合此云人能常善常德天神常常如祐之其不善之心方萌則天神否矣聖人之君天下體此而教民豈不法天者乎即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是也又孔子云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於斯人可取奈何老子反之兩善

皆善兩信皆信果孰是非耶噫老子之文奇且甚善者吾善之此美之矣不善吾亦善之此懲之矣信不信亦然故得善而得信矣人不知其文謂老子果類之而反之又謂君天下者心志不定慮生妄焉則民人效之人皆亦然又注其耳目注謂着其意耳謂聽其美汚之聲目乃觀其善惡所以聖人觀其所以不欲身民如是務秉之以道常以心似乎小兒之無知特守無爲之道故天下安

右第四十一章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指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天地大道生人本以十分爲率因譬云或過三分故號十有三生者既言生忽便云十有三死者此死者即是前生之徒十有三所以言者何蓋爲人生於世謂貪取養

生之物多是致取非其道用非其理反爲所傷是也何以見之曰酒色財氣無病醫藥過劑及有病不醫飲食衣服不節思欲過度妄造妖言奸邪犯憲冒險失身不畏鬼神不孝不悌於此數事人未嘗有能免者或云除奸邪冒險不畏鬼神及不孝不悌外餘皆善終何以見非理也曰以爾所云此其所以往往多死非命者爲此也因不知大理何如故被物欲之善殺也即動之死地十有三非此者何又云善攝生者有兩不避人莫不以爲真如是乎非也言君子之爲人務多持道動合天理於心不作邪謀陷身之罪安有致身於兇虎兵刃中以其無死地也此云此君子之行藏若此豈果然乎又云天道好還如小人務尚奸邪動輒致人於死地所以好還者彼雖避兇虎而入兇虎中彼雖遠兵甲而由兵甲而死其還也如是其得也必然此皆動之死地耳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生畜形成四字謂能君天下者多能保此四字是謂善撫乾元之運前四字所該者何無他生之者萬物也畜者既能生萬物又能養萬物是謂畜既畜之分品類之使各遂其生乃形其貌或不全者因其勢而就體以成之萬物既蒙恩之後莫不欣哉物既樂乎天命則乾元之運爲我所乘則乃國祚永昌若如此者豈不貴德邪若以道德言之無形而有形君天下者能畜衣裘而生命之使此二物周旋而不息則天下真安是謂常自然其又云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此言天經地式即四時交泰之理道焉以其細名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也君當使臣庶樂其樂而有其有長其長而不自主設官以

理之此玄德焉

右第四十三章

天地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
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
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敝見小
日明守柔日彊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
是謂襲常

始乃本根也初也母乃生物之祖經云天
下始天下母夫何故大哉道理之機其始
其母本虛又實是以其萬物由此而出焉

云始母人能知大道能如是生生不絕則
常守其大道大道果何曰仁曰義曰禮曰
智曰信此五者道之化而行也君天下者
行此守此則安天下臣守此而名賢天下
家乃昌庶民守此而鄰里睦六親和與家
不犯刑憲曰真鄰里稱良若天子臣庶堅
守其道則終身不危人人守之不妄焉存
心靜慮不言待用是塞兌閉門使應用中
節則終身不之不乏不勤也言開其兌濟
其事即是開口發於其事終身不敝言守

道既堅發故中節萬物遂其生則終世無
禍及身亦無可牧者即終身不敝是也又
云見小日明守柔日彊蓋謂自己本有所
見猶恐不廣却乃所見甚大我所守持者
甚軟將久勝彊言至謙下當得上上是謂
見小日明守柔日彊是也如此者所守者
暗所用者有大光其明復焉我有於此謙
下其用甚真所以無失身之殃因此能乘
大道之常是謂襲常

右第四十四章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長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
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謂大道之幽微以爲此云老子曰如我者
使知大道真實處但得一毫髮大吾行道
焉然猶有畏之所以畏之者何慮恐不精
故也又如有路甚平且大傍無荆棘而人
不由此而行却乃直趨微徑其微徑也傍
多荆棘虎狼伏焉而人不畏而往遊凡過
者或得身安乃僥倖耳愚哉此即大道甚

夷而民好但是也有等非君子者不知務本朝掃堂上塵甚勤其禾苗郊間盡荒又一等非君子倉庫甚無糧物却乃備身衣錦繡又等非良民者持刃以食羊羔多積貨財以上比云無他皆言人不務大道而務非理惜哉即徑除蕪產采蠶食餘夸非道哉是也

右第四十五章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繫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迺真修之於家其德迺餘修之於鄉其德迺長修之於邦其德迺豐修之於天下其德迺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章不文直述也善建者挺然立物之狀雖有力之士不可拔此云以德治天下言吾有物日夕堅持終世而不脫比云懷抱大道也如是若能持此二事甚堅天地歆享之事雖子孫百世亦未絕焉若修身修家修鄉修邦脩天下此五修備而天下安

則王乃吉來乾元之無休復云五觀者老子之教甚明奈何意淺而機深所以五觀者以取其驗使治天下之君務行其道焉更言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蓋謂必然道可行天下可知故也老子云噫爾見否知否前五修者未嘗不應乎道脩此而得此緒彼而得彼是也五觀者大舉不歆君天下者以身爲身而國爲國是也當以身爲國以國爲身終子孫不壞也所以云天下之然哉以此

右第四十六章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嗷不嚶和之至也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疆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含德之厚即養德也比於赤子者言初生小兒無知天性未曾聞之故老子以此馬首發章之端焉何不過教人持身行道如是而已恐時人不信故又以禽獸蜂蟻至

猛擊毒者復驗之故云蜂者能以尾梢刺人甚毒虎狼能咬食物者鵬鷹善擊搏者此四物使蜂子未出房虎子方脫胎鵬鷹裸而未翎其有知乎不知也以其天性未散不覺也老子之意欲人守道心當以爲此方成大人君子莫不又有不信者又再比云此數物當骨嫩筋軟之時其特物也不能擊緊固即緊也道言握訣先儒符道者非仲尼之學也因其不能握緊即無知是以不雌雄之交乃言未知牝牡之合蛟作是也以其精淳故又朝夕啼泣咽咽不啞焉何亦是初生不知用力所泣不過自然耳此乃和氣也喻君子能守自然之常道則用事不之無非豈不若小兒之泣不啞然特云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此云守道知此將入大理恍然而必通無疑又蓋生曰祥祥云非祥益乃非自然而添力爲之者是爲疆焉將不祥歟也又比云以心使氣乃有力也力出於氣氣盡而力亡驗乎言諸事勿疆焉乃真若疆焉即是壯壯即

是盡又老既老必衰既衰必亡言如此者非道也云早已早已盡也

右第四十七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知者不言謂君子能行道也何哉以其事物未至無可應者雖知也不妄言其不知大道之徒平昔畧不曾涉歷諸事與人相處終日喃喃云知自以爲辯及其臨事不能也此小人學道未達是也又塞閉挫解和同此六字前三字言不張聲勢後三字言謙下也所以謂之玄同言此幾事皆屬玄也又六不字蓋言前數事皆是大人君子幽微之大道人欲親不可見者若欲蹤其形無若欲得其象不實若欲害則無體若欲尊之無從若欲賤之則不得微分之影可蹤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四十八章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是以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為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乃福所倚福乃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以正治國老子着跡言之下文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文奇矣正謂端正治國文實奇非諂諂用兵謂施仁德於外及盈布於敵使慕而效順來歸則彼此不傷物命善平禍亂善安天下即以奇用兵奇奇於布德也以無事取天下無事無事於戰也又不得已而以奇用兵者奇於師出以律彼屈而我直王者之師奇於不殺物命經云吾何以知其然哉此言若依大道事乃必興故云其然哉又云天下人民貧者

多民間鋒刃器械廣盜多賊此皆始亂之源王皆多尚技巧務虛不務國之正實則獻奇物朝朝形政不明法令彰彰則冤屈有變是以聖人絕奇用務朴直伸冤枉誅讓佞數事既行黔黎咸寧區宇清而風淳故復云悶悶言淳朴守無事民俗實君福也亦言察察謂苛政也民多不足此君之禍也老子教君天下者勿甚前奇人將謂真用奇也若言奇者天下不巧者安能常久雖云奇實正之妙也謂世人不知反謂妄說為奇於斯之遭果奇耶正耶此奇字古今人名之錯矣故聖人守正而不改疆不恃能通行焉道成焉民安物阜

右第四十九章

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以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人奇以法事天祈乃福奇則人變析疊禍生若能治人省奇事天祀以理廣德以

安民則其德厚矣雖不祈於天福乃天福也既感天如此其福莫知其限則國德矣即有國早復又云有國之母其母即是君心大道日夕勤練於丹衷措國既固可以久視視者何即社稷常存是也所以常存者即道之見用也

右第五十章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而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善治天下者務不奢侈以廢民財而勞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宮室臺榭諸等徭役並興擾動生民衆業廢而乏用國危故設以烹小鮮之喻焉王者馭天下之式內有四其字設喻蓋謂鬼本不神因時君無道故依草附木共興為怪以兆將來亦有戒焉時君若知惟非常能革非心以正道心則天意可招而為不然則天雖不叙必假手於可命者則社稷移而民有他依不可留也故云神不傷人非神不傷人焉此也若

使神不降禍君安民阜則君之德連天必天之恩下施永無患矣是有兩不相傷是也故二德互歸焉

右第五十一章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北北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凡治國家其德宜厚其用宜儉其法宜平其勢常下使天下民心若水務要流來此謂民順從賢者趨之則京師交集豈不下吐觀故所以用雌雄比焉凡世間諸物皆推動雌靜是以靜得動失言治國體此道行之則民富非此則民貧國危所以更言大國治小國十分以撫懷之則小國永臣而悅進焉若大國失此道而他求或欲取其國則大國亦將不保焉此謂大國生事於小國欲兼併其地是也若小國能守臣分朝貢以時務其理則永保分茅胙土

於一方則常親大國矣不然忽起貪心欲有大國則小國亡焉經云我見謀人之國必敗執者失之而况加兵者乎吾見其不得已而為而為之老子之云不過豈非天命可乎朕知老子之教人務使大者小之小者微之則永無玃矣

右第五十二章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為天下貴

奧者幽深巨室囊括萬物之所大道利濟萬物君子以為至寶惡人雖可暫得不可常保以其心不善也即不善人之所保是也譬如良言可鬻於市村有之乎有之昔孔孟之書真美言也至今儒士開學市村以訓蒙為孽家之業賣乎加乎其不善之家有子不為儒者所教何棄書之有即人之不善是也古者立天子爵三公位已正

矣官已職矣又以駟馬拱壁以招賢此若是不如垂衣裳而坐行斯道彼君臣不務大道却乃要名以招賢及其賢至賢何所為又云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以其不待求鼻眼前可得於心疾守行之則徃日之非釋矣此所以天下貴

右第五十三章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泮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大小多少報怨以德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為無為事無事謂當可為之事先利時而

爲之已盡免致後多繁爲而不安也又無事之時常恐有非理之事及於身故先若有事而備之乃得安於無事也凡食物不過食五味用平常淡薄之味則終世可爲有味矣若飲食盡其味則他日家資不及五味矣全則中平之味是爲無味也若十分難事以急輕圖果難也知其難措所圖之德務要萬全一圖便得即易也凡作大事若急成功必多不固務要精建於初勿使急而不堅方乃精細其天下難事必作

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纘上文耳又云其安易持謂人欲久安者必做久安之事方乃易守凡人無事之時能先知備禦何事恐及於身者是謂易知未來者此數事非大人君子持大道之誠不能如是此道於有志易學無志小人似乎難親故又比云其脆微二物人皆以爲小可將以爲不然老子又比云若如此者雖脆雖微其物事早有形矣莫若治之於未有之先恐人不信復云滿抱之木當初生之時亦從

苗芽毫髮之中以至於斯其寺中之塔甚高由一磚自地而砌起一千里之路由當日脚下行將到彼老子或人不可欺小不可恃大又言人有求我者我擅輕許之及其將應違之謂吾有物不絕儉而易用棄將不久而又自難所以戒人務先子細艱難然後獲吉經云大小多少報怨此六字皆道理之未當故有此若能無此六過不足之愆惟德是應方成君子超乎世人之上凡世人之爲事多有中途而罷其事而不爲者往往有之又戒慎終如始則無敗矣甚不文又老子居周將末見諸侯互吞不有王命數有爲者數敗之又見執大位者又失之故設此以喻世之不道者使君子堅守其志勿非天命而妄自爲高也又先有學而使無學及過常人之志因此若連施及萬物得自然無有不化者

右第五十四章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猶式能知猶式是謂
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又矣迺至於大順
上古聖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豈有將貨
財聲色奇巧以示天下使民明知若民明
知貨財聲色奇巧君好甚傷則爭浮利尚
奇巧之徒盈市朝朝皆棄本以逐末矣所
以有德之君絕奇巧却異財而遠聲色則
民不爭浮華之利奇巧無所施其工皆罷
虛務而敦實業不數年淳風大作此老子
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實癡民老子言大道
之理務欲使人君君臣臣父子子孫倫
攸叙實教民愚罔知上下果聖人歟又言
民難治當哉若使小民知有可取者彼有
千方百計雖法嚴水霜莫知可治老子該
喻故以智治又不以智治又何奧哉非也
蓋謂民多智巧王若以巧以計治民則爲
民禍臣若以智臣君理政則君之賊是以
朴民絕奇貴爲夫呼爲玄德特以遠深二
字觀之惟務儉焉主

右第五十五章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
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
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
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江河湖海至處低所以能納天下諸山川
之小水或爲君子爲國家者能容而且納
大事成矣若不處卑而處高物極則反高
者低低者高理勢之必然是以昔聖人勞
身心而安天下所以民親之愛之不怨無
有謀者若失此道而他爲將有咎焉人或
爭之不辭

右第五十六章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
若肖久矣其細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
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
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
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善爲士
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執無兵仍無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大道若愚似乎真愚若言我真大道吾道久矣又云其細務要守道堅造化精三寶之說因慈勇於行道利濟萬物因儉倉庫實不敢爲天下先言諸事物不肯先得先樂乃成王基器神器也若含慈而勇必貪必奢必狠含儉且廣言廣用無時舍後且先志盡矣復云慈者何蓋謂與前慈異用再喻之若首將能以慈戰敵野戰則必勝夫慈戰非慈而不戰於心慈於衆士之命不得已而戰故守城必堅縱被圍困天必加護何知加護以其心有所不忍戰傷人命故天鑒之外有四善吾不審何智者能之非凶善盡此四善臨同天地此章皆言有道之兵奉天討僞將不妄爲存仁厚德君將無憂而禍平矣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右第五十七章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王

甚易知云文與字意甚易行此大道大德善能知者不過文內之意莫能行言文與而愚不解者言有宗文有首也事有君借物爲主也經云夫惟無知言人不知我知我者希老子方貴戲云聖人被褐懷王美王以其外賤內貴也

右第五十八章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君子所爲惟務無輒迹果然使人不知乃上本不可教人知使彼知道是謂之病如此者人本不知我將謂人知把做知道備乃無病矣故聖人行道終世而無病爲守道之堅持身以律

右第五十九章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狎其所居無厭其所

生夫惟不押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謂王臣及士庶修身謹行止務大道焉經云民不畏威大威至矣言君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則民若畏既久不畏既不畏方生則國之大禍至矣莫可釋在士庶平日不可恣意慢法眇人侮下一日干紀刑憲則身不可保若言王大禍即大威士庶則刑憲乃大威矣又無押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王勿多苑囿勿多離宮煥勿微行勿近優伶勿費民用非理勿勞動必以時臣庶平日勿近愚頑凶暴勿毀人技藝是也又甚戒人云古聖人凡事要先料其備者備之則為自知其可備之凶時不自見也又云自愛不自貴無他人之自身豈不愛以其愛身則先勞身而後身安是去彼而取此是也

右第六十章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

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坦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治天下務專常道以利群生勿尚奇暴若苛暴民為所殺者多矣若果而行此是謂勇當法天地施大道如四時之常經居動以時順其事而賞罰為則民被恩活者多

矣設問於治天下者此二事果從何耶從勇則害從不敢勇則利又戒曰天道幽微惡盈而好謙惟上帝好生善與不善禍福之降有不可測者雖上古聖人嚴恭寅畏乃不敢自安難之又難天不與萬物爭天常健而不息萬物順時而自安四序之交若赴召者不期而然若有謀乎此天道之昭昭焉君者敢侮天下而賤萬物天憲不昏雖不逮而必報其有畏乎民不怕死乃以極刑以禁之是為不可若使民果然怕

死國以此爲奇老子云吾豈不執而殺之
噫畏天道而執敢王者陳綱紀各有所司
司之以道民有可罪者乃有司責之官守
法以治之然如是猶有過誤者故違者君
有所不赦天地以司君君乃代天而理物
若或妄爲其有赦乎即人主不赦過誤故
違者是也

右第六十一章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人之輕死以其生
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
貴生也

治國務欲民實無得重歛而厚科若重歛
而厚科則民乏用矣民既乏用則盜賊之
心萌盜賊之心既萌將必持戈矛而互相
戕是謂難治爲天下君勿過焉過焉者何
五荒是也若有爲此者民多失養既多失
養無所不爲尤其難治人肯輕死所以輕
死者違法冒險以取食用何故舍死之甚
以其別無生路也愚民無知將以違法冒

險可以養生孰不知亦喪身矣即是無以
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右第六十二章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彊草木之生也柔
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彊者死之徒柔弱者生
之徒是以兵彊則不勝木彊則共故堅彊處
下柔弱處上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彊
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柔之勝剛弱
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是以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
下王

柔弱堅彊柔脆枯槁設喻也所謂言生死
者以其修較是也能知柔弱柔脆而皆生
堅彊枯槁而皆死其知修較乎若知修較
則柔弱柔脆之源何此天地大道之氣萬
物無不稟受之在乎養與不養行與不行
耳若君及臣庶君用此道天下治臣用此
道忠孝兩全臣君不急廢人用此家興焉
反此道者豈不堅彊枯槁然人欲久調氣
血以生之本若久迎春和而植以水灌之

此人未久矣又云治家者以道律身以禮
後奴僕則奴僕驕勢而治家者安本枯根
而深固枝葉榮矣則輪全而永年豈不知
諸事先理道而後成故奴僕驕而主逸枝
葉繁而輪盛皆撫綏乘氣之至也故奴僕
營而資給於家枝葉繁而招雨露於輪其
理勢之必然道哉堅韌下而柔弱上是也
譬水最柔弱金石至堅言攻堅者復云莫
之能先乃言無可易水者非也石堅而不
堅水不能入由氣先而水後如此者雖堅
無不透雖剛無不柔雖強無不弱此即大
化流行不言而治矣君天下者體焉臣下
者效士庶以此而律身則世無惡矣聖人
量同天地大德不怙惠及生民則天下衛
社稷矣君能寬畏上下臣若時懼神明士
庶畏法奉祖則君君臣臣海內康寧樂哉
乎士庶天下王

右第六十三章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
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

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
以有餘奉天下惟有道者是以聖人焉而不
恃功成而不居其歆見賢邪

君天下者及臣庶能行大道者具大道之
理若張新弓乎或勁弱而不均則裁勁而
起弱此譬云爾亦天道惡盈而好謙所以
大化如常無昂而中不下其功安在乃損
有餘而補不足是也凡治天下圖足用而
無餘若乃有餘民窮矣誠能以有餘給民
之不足者則天下平王通昭明焉其臣民
無有稱頌者天相邦家國永而且昌何在
乎譽美耶如此者君身乎上臣足乎下長
健朝朝豈不恒乎士庶行此道者則家和
隣里睦朋友終身而不思貧者給之而不
利乃貞

右第六十四章

正言若反和大慈必有餘慈安可以為善是
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
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仇讐不分雖善與之鮮亦不能釋屈者之

克心尚不謂之善君能釋天下之大怨則
生朝堂而布大道修明政刑釋無辜刑有
罪賑貧乏而中稅歛使民餘而不盡其所
有則冤解而怨平上帝可親矣君臣誠能
體此而昌乎不然若居朝堂而握乾符實
民以費其身歛衆繁料盡民之所有豈不
司徹乎天道昭昭將有咎焉士庶能爲善
者雖解人之奮爭終不能解人之餘怨所
以不謂之善能貸物以濟人匿約而不利
君子乎善人乎若貸人以物利及本而倍
之盡貧者之所有淨約而期來比焉驪而
孟嘗君子君子乎小人乎於斯之道於貧
者何苦甚富者何毒聖皇天無親常佑善
人君當畏而臣民當幸福乃綏

右第六十五章

小國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
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
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其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犬之聲相聞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經

老子居周將末諸侯奮爭以當時之勢譬
喻後人言間有能治國者絕者去玩務道
恤民天乃佑四時序風雨調民遂耕營倉
廩實而衣被克樂其樂而人善終封疆雖
無守而自堅關鍵不閉而難入雖有巨舟
革來力士千鈞皆無所施而無所陳彼此
之民密邇終是無棄此而往彼者彼亦不
來非不來也乃君之不貪爾若果有貪即
納逆逃致鄰邦有問安得如是耶如民人
豪富者彼此各有佃田之人納粟以奉其
主家若富者能綏之以德所取者微所與
者厚則人人皆蒙恩而按堵能安其生業
若富民取不以道後不以時則其人將挈
家而逃於他鄰矣雖大小不同理勢皆然
噫君道數民特聽上天誠有驗乎

右第六十六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
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已愈
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
之道爲而不爭

忠信君子之於世道行天下不謂人所驟
諄美者是爲上若使人稱美者即是自張
聲勢故美我者我道不堅即君美不信是
也識我者道將巧矣必欲實行不致人浮
誇嘗云明四目達四聰此非察察而求之
者纔若廣訪多求不但不知將有禍焉聖
人之明四目達四聰觀其自然聽於不察
在國君則人無橫禍國無邪殃即不苛
苛察察身國自安君子家身安矣莫不因
此而篤乎不知是爲諸事杜勿博於小人
勿察於姦知必知於君子聽必聽於賢人
則家國安矣所以古聖人德不自張功不
自任以此上天下若已之所有爲無者濟
之因濟他人自己有多矣是故愈與彼則
已甚多所以上帝好生惡殺聖人君子體
而行之遂得雖終世而人不忘以其德同
天地

右第六十七章



古書流傳

大明太祖高皇帝御註道德真經卷下

